

【研究ノート】

##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多维角度研究综述 —— 兼论词义与语法的关系 ——

### 現代中国語「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に関する多次元的研究 —— 語意と文法との関係に触れながら ——

中山登偉

#### 内容提要

在笔者仅知的英语和日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前所未闻。即使按照传统的汉语语法规范,副词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修饰形容词和动词,一般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但在现代汉语口语和一些文学作品中,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语言现象却越来越多,并逐步被人们在潜意识中接受。“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语法上到底是对还是错?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并日趋流行?一种语言现象的出现和日趋流行,绝非某一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出现,由开始的否认到后来的肯定,学界对其接受有一个过程。随着“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语言运用中的增多,语言学者从多方面对这一结构的存在理据进行了研究。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单位,而词汇意义是词最本质的内容。“副词+名词”结构说到底还是语义的组合,语义之间的组合是词语得以组合的客观基础。“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出现,除了有其存在的语义理据和语法基础之外,还与其独特的语用功效有关。另外,不少学者还运用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知识来解释“程度副词+名词”结构。

本文将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存在的语义理据研究、语法研究、语用价值研究及其它维度研究等4个方面,综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同时还将论及语义与语法的关系。

关键词:“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存在理据,语义,语法,语用价值

#### 一、引言

在笔者仅知的英语和日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前所未闻。即使按照传统的汉语语法规范,副词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修饰形容词和动词,一般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但在现代汉语口语和一些文学作品中,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语言现象却越来越多,并逐步被人们在潜意识中接受。“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语法上到底是对还是错?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并日趋流行?对此,我们有必要尊重语言事实,科学地考察这一既非普遍又非个别现象形成的规律。

一开始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研究我们便可发现,汉语言学界的前辈们其实早就对其有所注目。最早对“副词+名词”结构予以确认的当是张静先生(《论汉语副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961(8))。邢福义先生(《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1962(5))不同意张氏的看法,同时对副词修饰名词作了有条件的承认,认为在一般之外有相当少的特例,并举出了一些他认为有毛病的句子。因为其所举很多句子现在运用得已经非常普遍,所

以,沿用传统语法规范解释新的语言事实似乎已经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提到了这种结构:“作为消极的标准,名词不受单音副词的修饰。有两种似乎是[但不是真正是]例外的情况:(1)一个名词可能跨类为别种词,如‘光’N,‘很光’A;‘鼓’N,‘太鼓了’A;‘土’N,‘真土’A。(2)名词作谓语,以谓语的受副词的修饰:这个人太君子了。”(商务印书馆,1979:233)赵氏所说的第二小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但赵氏的论述不能涵盖与这一结构相关的语言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开始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杨亦鸣、徐以中(2003)、刁晏斌(2003)都曾对“副词+名词”结构的研究状况展开了论述。杨文主要是以学者对副名现象的态度为线索展开,刁文主要从名词的意义、程度副词的作用、该结构的语用价值及语言规范等角度综述该结构的研究现状。本文在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

的语义、语法及语用等多维角度研究的基础上,对词义与语法的关系提出一点浅见。

## 二、“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理据研究

随着“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语言运用中的增多,语言学者从多方面对这一结构的存在理据进行了研究。我们知道,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单位,而词汇意义是词最本质的内容,程度副词和名词的组合说到底还是语义的组合,语义之间的组合是词语得以组合的客观基础。程度副词修饰名词,名词是结构的中心,那么“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法功能应与其中名词的语法功能一致,但语言事实否定了这点。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很多学者试着从语言内部探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基础,即这一结构存在的语义理据。

大部分学者是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名词的语义特征入手的。比如有:邹韶华(1990)、张谊生(1996)、储泽详和刘街生(1997)、谭景春(1998)、施春宏(2001)、肖奚强(2001)、邱凌(2002)、徐彬(2003)、任芝镛(2003)、何芳(2006)、李丽娜(2006)、朱小丽(2007)、刘尚荣(2010)、范颖芳(2013)等。他们的观点分别如下:

邹韶华(1990)首先界定“名词在语言运用中处在形容词出现的位置上,便体现了性状特征,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名词性状特征的外化”(下文有时简称“形化”),并指出“名词表示的是指称义。名词所指称的人或事物都具有一定的性状特征,其中,有的指称的就是性状。在语言运用中,人们往往从指称意义直接或间接地联想到被指称事物所具有的性状意义,这就为外化的理解提供了前提。”文章还列出了容易形化的六类名词。

张谊生(1996)认为“现代汉语中的相当一部分名词及名词性短语的语义中也包含着或蕴涵着一定幅度的量度义,而且,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部分名词还可以临时获得量度义。所以,这些具有量度义的名词同样也可以受到程度副词的修饰。”强调名词具有“量度义”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语义基础,并把包含量度义的名词分成了三类:语素包含类(即名词的前一个语素本身就含有一定的量度义,如诚意、悲剧、后排、顶端等)、语义蕴含类(即名词的词义中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量度义,如本质、关键、沧桑、福气等)和语境赋予类(即名词本身并不含有量度义,只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受到程度副词修饰后,才获得了临时的量度义,如艺术、大众等)。

储泽详和刘街生(1997)认为“‘副+名’结构,显现的就是名词的性质细节。”“细节体现的是名词的性质,性质就有程度的差异,就可以用程度副词把它表现出来。”

谭景春(1998)从词义内涵的角度分析了名词形容化的语义条件,指出名词的性质义(相对于概念意义而言)从强到弱的序列是:抽象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专有

名词。名词的性质义是名词转向形容词的语义基础,性质义越强转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施春宏(2001)从名词的语义角度探讨副词与名词组合的可能性问题,并得出结论:所有的副名组合中的名词都具有一个相同的语义特征:描述性语义特征。凡具有描述性语义特征的名词都能在一定条件下进入副名组合中,而副词对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有提取和显示作用。

肖奚强(2001)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重新解释“很”、“还”等程度副词修饰名词这一现象,认为“名词用在实际话语中一般表示外延义,但有时并不指称外延而表示内涵义”,“当程度副词直接与名词组合时,该名词仍然是名词,但它表示的是所属概念的内涵义。”

邱凌(2002)也指出“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形式的名词大多具有非常丰富的对事物性状特征进行描绘的内涵义。”“我们把名词这种反映事物性状特征的潜藏在理性义之中的内涵义叫做名词的潜义。”“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使名词作为显义的理性义由显变潜,而表性质的内涵义由潜义变成了显义,因而名词用来指称人或事物性质特征的形容词性的功能在程度副词作用下从潜在的、依附的地位中凸现出来。

徐彬(2003)同样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使其中心名词内涵的意义和色彩强化、凸现,从而带有一定的描述性。

任芝镛(2003)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类型进行了归纳,并指出这些名词都必须具有某些描写性的性状特征的语义成分。文章还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这类结构具有性状化、附加的色彩意义、不确定性等语义特征。

何芳(2006)认为“程度副词+名词”成立的语义基础是名词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附加义,“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出现受名词附加义强弱和语境的制约。

李丽娜(2006)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类别进行了归纳,认为这一结构中的名词共有以下几类:(1)具有方位义的名词(2)包含形容词语素的名词(3)蕴涵“量度”义的名词(4)表示“标准”义的名词(5)具有“类别”义的名词(6)具有“特质”义的专有名词(7)专业术语类名词。

朱小丽(2007)用语义特征分析和语义指向分析的方法,从语言学角度肯定了这一结构存在的合理性,认为程度副词和名词组合具有语义双向制约性,如“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一般具有性状义、量度义和比喻义等;“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或指向内涵意义、或指向社会文化意义、或指向情感意义、或指向比喻意义等。

刘尚荣(2010)也讨论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指向问题。他认为不管“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处于谓语、定语、状语还是补语位置上,其语义大都指向名词

性成分；指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整体性强弱存在差异，与其所处句法位置和名词有很大关系，其整体性的强弱依次为：在谓语和补语位置上整体性最强，定语位置次之，在状语位置上整体性最弱。

范颖芳(2013)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解析，认为这一结构的名词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概念义的潜隐与附加义的凸显、名词性状化和名词词义的[不确定性]。

### 三、“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法研究

一个语言现象的出现，一般都有深层次的语义原因，语表则体现为一定的语法结构。

很多学者在研究“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相关问题时，对这一结构的语法特性也有所涉及。具有代表性的是：于根元(1991)、胡明扬(1992)、原新梅(1997)、王小莘(1998)、鲜丽霞(2001)、尹琪(2002)、徐彬(2003)等。

于根元(1991)认为“挺阴阳”之类结构的出现“可能是动词不露面和临时的修辞用法两个合力造成的”。

胡明扬(1992)认为“很激情”“很青春”等这种用法是“汉语改变词性的办法”，是汉语的名形兼类现象。

原新梅(1997)对“程度副词+N”结构的语法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程度副词+N”结构在句中有较强的凝固性，以短语的形式充当一定的句子成分。

王小莘(1998)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功用相当于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它们可以承担多种句子成分，可以作谓语、定语和补语。

鲜丽霞(2001)从句法、语义及语用三个方面探讨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潜性和显性特质，其中就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句法功能进行了说明，可以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多种句法成分。

尹琪(2002)描述了有关“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言现象，并对这一结构的语法基础进行了阐述。该文从三个方面阐述其语法基础：(1)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很多“名词”带有很强的描述性语义特征，而汉语中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很常见，这为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打下了一个合理的语法基础。(2)汉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并非一一对应。名词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这就为经常处于谓语结构或定语结构中的副词去修饰名词创造了一种可能性的语法条件。(3)修辞现象可以转为语法现象。“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开始出现时与传统语法规范有些相左，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修辞用法，一旦为多数人接受并使用，它就会变成一种固定的语法格式。这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也不和我们要求的“规范”冲突。

徐彬(2003)主要分析了“程度副词+N”结构在语法规则上的多样性，可以作谓语，表述主语，突出其特质；作定语，限制修饰名词性的中心语成分；作状语，限制修

饰动词性的中心语成分；作补语，用以说明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或性状的程度、状态等。

### 四、“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用价值研究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出现，除了有其存在的语义理据和语法基础之外，还与其独特的语用功效有关。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分析。主要有：桂诗春(1995)、原新梅(1996, 1997)、储泽详和刘街生(1997)、王小莘(1998)、杨永林(2000)、尹琪(2002)、山述兰(2003)、徐彬(2003)、祈淑玲(2004)、单玉成(2005)、张慧强和李敬国(2007)、陈金美(2011)和李荣(2012)等。

桂诗春(1995)从“使用语用的策略性行为”角度解释“副+名”现象，指出人们使用语言时既受规则的支配，又可能按照交际的需要灵活地使用规则，甚至突破规则，人们凭着自己已有的语言知识能够理解一些语法不完全正确但有意义的句子，因此“很郊区”之类的言语现象的出现是语言动态发展的表现。

原新梅(1996, 1997)专门针对“程度副词+N”的修辞功效进行论述，认为该结构的修辞功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言简义丰。(2)幽默诙谐。(3)创造语言节奏，表达复杂情感。(4)亲切自然，口语色彩浓。

储泽详和刘街生(1997)论述了“副+名”的语用价值：补偿作用，增大了信息量，显得新奇、俏皮。

王小莘(1998)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被许多人接受并有流行开来的趋势，主要原因是该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形象性。(2)简练性。(3)新颖性。

杨永林(2000)分析了人们运用语言时采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使用动机：(1)社会进步的需要。(2)多元文化的折射。(3)学术宽容的表现。(4)社会时尚的要求。(5)词语虚化的结果。(6)修辞立新的尝试。(7)港澳方言的影响。

尹琪(2002)阐述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用基础，语用基础是该结构赖以生存并繁茂的最重要的基础，其语用基础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立新求简追形象的结果和同比类推的结果。

张慧强和李敬国(2007)对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指人、指物、处所、抽象名词，立足于语用平面考察其性状的凸显和语境的紧密联系，由此认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语用表达对语境的依赖。

陈金美(2011)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的语用理据是因为该结构符合语言经济原则和语义搭配原则等，“程度副词+名词”的语用价值包括弥补了同义形容词的缺失、拓展了部分名词的描述性特征、使语言表达“言简义丰、含蓄而模糊”和使语言表达“幽默生动、情感鲜明、新颖时尚”等。

李荣(2012)以新交际模式作为研究平台,采用关联理论研究程度副词修饰名词,这一理论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生成转向话语理解,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注重明示——推理的交际模式,强调交际中语境因素的重要性。认为交际的成功避险依靠关联性,重视听话人的推理作用及语境信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交际就是希望说话人的话语与听话人的认知语境之间实现最佳关联。

## 五、“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其它维度研究

上文主要回顾了学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语义、语法和语用方面的研究,其实,还有不少学者运用语言学 and 修辞学的一些理论知识来解释该结构。

杨永林(2000)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非程度性名词短语用作形容词时与其程度性副词之间的结构关系,探讨了这种边缘化语法结构的认知基础。胡学文(2005)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存在理据、句法操作及其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的限制条件。邱凌(2002)从修辞学的角度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是一种由潜性语言现象变成显性语言的现象。李丽娜(2006)以认知、语义学中“非范畴化”、“模式固见”、“原型”和“认知模式”等相关概念及分析方法和耶夫·维索尔伦的顺应理论为基础对现代汉语中的“程度副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进行综合性分析。

高纯(2006)从修辞学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得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是在一定条件限制下产生的临时的语言现象”的结论。康灿辉和许群爱(2008)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了考察和解释,认为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被语言社团使用和认可,是因为在特定的语言使用场合下,此结构中的名词转指该名词所涵盖的世界知识意象或意象组合,但该结构的使用并非没有限制,其存在的语义基础是名词丰富的内涵意义,某些名词能进入这一结构是由于在特定的语言发展历史中获得了特定的性状意义或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转喻、凸显等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产生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特殊结构。檀栋(2012)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非范畴化理论,结合名词概念的多重性特点,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解析,发现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产生的语言内在条件和外在特点,解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使用中的认知模式及其成因。

席留生和毛继光(2012)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合成过程表现为一个连锁认知过程,包含了感知、选择、激活、范畴化和整合五个认知步骤,该合成过程不仅表征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合理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颇具参考价值。王初艳(2013)以构式理论为指

导,将“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结构看作一个构式,并对其语义及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来阐述一定理论知识的。如刘正光、崔刚(2005),通过探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创新过程来说明非范畴化在认知与语言创新中的作用。刘茁(2009)通过考察分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论述了范畴化与原型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解释能力。认为越是出于边缘的、越是具有内涵意义的非典型名词,越容易进入副名结构。名词从抽象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直到专有名词呈现出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时从易到难的规律。成功创作副名结构时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是:尽可能使用抽象名词,之后是使用指人名词和指物名词,使用专有名词时要有充足的社会语境和/或语言环境。

还有学者从跨语言角度来研究“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如邓慧爱和罗主宾(2013),他们从汉语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特点入手,运用跨语言考察探讨其成因,认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更具可能性:A、有“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线性排列;B、有“修饰语+名词”这一线性排列;C、有“程度副词+谓词”这一线性排列。认为汉语程度副词之所以能修饰名词,语义是前提,语用是动因,句法上的语序是根本。

关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有的学者结合文化这个层面对该结构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如邢福义(1997)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副名组合进行探讨。该文认为“很X”结构槽是形成“很+名词”的语言背景,“一个名词,如果偶尔进入这个结构槽,便只是名词的活用现象;如果经常进入这个结构槽,跟‘异感’意义发生经常性联系,就会出现词性裂变现象,即在名词的基础上裂变成形容词。”“具有特定的文化修养的人,以及对事物属性的特异感受,是形成‘很淑女’之类说法的文化背景。”

有的学者把“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和与其相似的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如唐善生(2000)探讨了“很+名词”与“程度副词+有+名词”结构的关系,分析了这两个结构之间的直接变换和间接变换、两种结构不可变换的条件以及结构之间能进行变换的原因。任芝镛(2003)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与“程度副词+形容词”结构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种语言现象的出现和日趋流行,绝非某一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研究,不论是从汉语本体出发,还是利用现有的一些语言学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分析,都充分证明了该结构存在的理据性。“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存在,对汉语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丰富了汉语言表达的形式。以前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大多数语法教材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合语法规范,随着它日益流行的发

展趋势,又有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它存在的理据性,其存在的合理性几乎不再受到质疑,且该结构使语言的表达形式更灵活、内容更丰富、更有生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该结构丰富了汉语言表达的形式;第二,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词汇。据传统语法规则,程度副词不能修饰名词,我们运用名词,主要是运用其指称义,而名词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作用下,将其潜在的描述性语义特征凸现出来,从而更充分地利用汉语言中现有的词汇。

## 六、余 论

通过上文综述可知,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说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存在的合理性,有从语义层面的,有从语法、语用层面的,甚至从文化层面和运用语言学理论来进行解释的,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结构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诸如语法、语用层面论说所具有的解释力恐怕还不够。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语句生成过程当中,词义是语义表达的基础,而语法结构对语义表达具有凸现作用。本文中所述说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一般都具有性状意义的语义特征,这种性状意义不一定是该名词概念意义中的语义成分,而是这类名词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后,通过凸现或联想产生的意义。如“小市民”在“很小市民”中凸现出“格调不高,喜欢斤斤计较”的性状特征,而“绅士”在“很绅士”中则通过联想产生了“穿着体面、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等性状特征。谭景春(1998)把前者称之为“内在性质意义”,把后者称之为“附加性质意义”,我们以为不管对其怎么称呼,这些性状意义是相对应名词意义的一部分应无疑,而我们对名词下定义时是对名词所包含的意义进行抽象概括,以满足交际需要,而将一些性状特征省略了,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将名词的性状凸现出来。

周荐(2005)在讲述“词的构成”时论及“在单字与单字组合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此一单字能否与彼一单字在锁定的空间内相互间所具有的意义、习惯上的容受性。”词的构成过程当中,主要是意合作用,在语句的生成过程当中,起基础性或关键性作用的是什么呢?吕叔湘(1983)提出“必须区别语法上的选择和语汇上的选择,比如‘甜’所属的类和‘星’所属的类是可以组合的,‘吃’所属的类和‘床’所属的类也是可以组合的,咱们不听见有人说‘甜星’或者‘吃床’,那是因为受语汇意义的选择。”可以说,语句的生成点和落脚点分别是语义的表达和语义的理解,词义是语义表达的基础和关键,而一定的语法结构又凸现了词义。“程度副词+名词”就是典型一例。

通过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存在理据研究的考察,以及这一结构使用的普遍性,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是否作为一种特殊的临时性修辞现象,我们不由得提出疑

问。关于这点,索绪尔的一段话也许会有所启示:“这两个对象(言语和语言)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sup>1</sup>

## 参考文献

- 陈金美.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语用探析[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1(5).
- 储泽详、刘街生. 《“细节显现”与“副+名”》[J]. 《语文建设》, 1997(6).
- 刁宴斌. 《新时期语法变异现象研究述评》[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2).
- 邓慧爱, 罗主宾. 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成因的跨语言考察[J]. 古汉语研究, 2013(2).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商务印书馆, 1996.
- 范颖芳. 试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解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J]. 语文学刊, 2013(2).
- 高纯.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分析[J]. 语文学刊, 2006(11).
- 桂诗春. 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3).
- 何芳. 浅析“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基础[J]. 语文学刊, 2006(10).
- 胡明扬. “很激情”“很青春”等[J]. 语文建设, 1992(4).
- 胡学文.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理据、句法操作及限制条件[J]. 山东外语教学, 2005(2).
- 康灿辉, 许群爱.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语言学分析[J]. 咸宁学院学报, 2008(1).
- 李丽娜.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言学分析[D]. 山西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李敏. 名词与程度副词组合的语义制约[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 李荣.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研究[D]. 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吕叔湘. 吕叔湘语文论集[M]. 商务印书馆, 1983.
- 卢福波. 汉语名词功能转变的可能性及语义特点[J]. 逻辑与语言学习, 1992(6).
- 刘茁. 范畴化与原型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解释能力[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1).
- 刘尚荣.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指向分析[J]. 语文学刊, 2010(9).

- 刘正光、崔刚. 非范畴化与“副词+名词”结构 [J]. 外国语, 2005 (2).
- 邱凌. “程度副词+名词”与潜语言的显性化 [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
- 祈淑玲、劳丽蕊. 也谈程度副词修饰名词 [J]. 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 2004 (2).
- 任芝镁.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分析 [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3 (4).
- 山述兰. “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基础及表达效果 [J]. 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
- 单玉成. “程度副词+名词”现象透析 [J]. 绥化学院学报, 2005 (5).
- 施春宏. 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 [J]. 中国语文, 2001 (3).
- 谭景春. 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 [J]. 中国语文, 1998 (5).
- 檀栋.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分析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4).
- 唐善生. “程度副词+名词”与“程度副词+有+名词”结构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3).
- 王初艳.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的构式分析 [J]. 2013 (3).
- 王小莘、张舸. “程度副词+名词”是当前汉语运用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J]. 语言文字应用, 1998 (2).
- 邢福义. 《“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 《语言研究》, 1997 (2).
- 鲜丽霞. 试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 [J]. 昌吉师专学报, 2001 (3).
- 肖奚强. 从内涵角度看程度副词修饰名词 [J]. 修辞学习, 2001 (5).
- 徐彬、付光宇.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N”结构刍议 [J].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3 (3).
- 席留生, 毛继光. 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分析 [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5).
- 杨亦鸣、徐以中. “副+名”现象研究之研究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 (2).
- 杨永林. 试析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非程度性形容词化名词短语”结构 [J]. 现代外语 (季刊), 2000 (2).
- 尹琪. 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语言现象 [J]. 益阳师专学报, 2002 (2).
- 于根元. 副+名 [J]. 语文建设, 1991 (1).
- 原新梅. 试论“程度副词+N”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
- 原新梅. “程度副词+N”的修辞功效 [J]. 修辞学习, 1997 (4).
- 邹韶华. 名词性状特征的外化问题 [J]. 语文建设, 1990 (2).
- 邹韶华. 试说语法里的临界现象 [A].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七) [C]. 商务印书馆, 1995.
- 张慧强, 李敬国. “程度副词+名词”语用表达对语境的依赖 [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
- 张谊生. 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 [M].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 (4).
- 周荐. 汉语词汇结构论 [M].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 朱小丽.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深层语义分析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注

- 1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商务印书馆, 1996, 41.

# 現代中国語「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に関する多次元的研究 —— 語意と文法との関係に触れながら ——

中山 登偉

## 要旨

既知の英語と日本語の中で、“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はいまだかつて聞いたことがない。伝統的な中国語文法に則つても、副詞の主要な機能は形容詞と動詞を修飾することで、一般的に名詞を修飾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ころが、現代中国語の口語やいくつか文学作品の中では、程度副詞が名詞を修飾する言語現象は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しかも、人々の潜在的な意識の中で受容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程度副詞＋名詞”の構造は文法上において間違いなのか、正解なのか、そしてまた、なぜこのような構造が出現し、流行をみせ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のか。これは決して一つの要因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多くの要因が重なり合った結果であるといえよう。

現代中国語「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について、中国の言語学界では否定から肯定までさまざま存在していたが、「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の使用増加に伴い、中国の研究者は多方面からこの構造が存在する理論的根拠について研究を重ねてきた。単語は言語の土台であり、語意は単語の最も本質的な内容である。「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はつまるところ語意の組合せで、語意間の組合せは語句を組み合わせるための客観的な基礎である。「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の出現は語意的な理論根拠と文法基礎に加え、その独特な語用論的効果にも関係がある。多くの研究は言語学の理論に基づき「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を解釈している。

本論では、「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における語意上の理論的根拠、文法、語用論及びその他の側面からの四つの研究成果をまとめ、1990年代以来の中国の言語学界におけるこの「程度副詞＋名詞」構造に関する研究を概観しつつ、語意と文法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論述したい。

キーワード：「程度副詞＋名詞」構造、存在の理論根拠、語意、文法、語用論

#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n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Meaning and Grammar ——

NAKAYAMA Toi

## Abstract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there is no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The prime function of an adverb is to modify an adjective or a verb, and a noun generally cannot be modified by an adverb even if it follows traditional Chinese grammar. However, in modern spoken Chinese and some literary works, a language phenomenon in which a degree adverb modifies a noun is increasing in frequency, and is gradually being accepted by Chinese people. Is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wrong or right grammatically? Why is it appearing and increasing in popularity? The appearance and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a language phenomenon are by no means the result of one factor, but are rather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It has taken some time for Chinese language scholars to recognize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use of the structure, language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the theoretical basi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 word is the building material of a language unit and the word’s meaning is the most essential content of it.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after all, is a semantic combination. The semantic combination is the objective basi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emantics and grammar,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also relates to its unique pragmatic effect. Moreover, many scholars use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s to explain the structure.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studies of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scholarship since the 1990’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xistence, grammar, pragmatics and other theories, and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meaning and grammar.

**Keywords:** “degree adverb + noun”, theoretical basis of existence, word meaning, grammar, pragmatics